

人物志十六

光緒順天府志一百六

鑒誠上

南海廖廷相纂江陰繆荃孫覆輯

漢

中行說

後魏

公孫表

子軌

李訢

盧昶

劉靈助

北齊

盧宗道

盧斐

郭秀

平季

隋

盧賁

唐

張知泰

弟知默

高尙

朱

泚

弟滔克融

孫

吳少誠

劉總

張直方

高駢

張公素

李全忠

子匡威匡籌

後唐

張文禮

子處瑾

趙德鈞

後晉

王瑜

趙在禮

古之史官聞善必錄見惡必書所以示勸懲囿風化也大抵志行詭激者流其智足以惑人其才足以馭衆并有讀書以佐其口辨諳事以助其便捷當其得意非不自以為能立身一敗先禍人國并禍其身生為至愚死為大僂有才與無才同大智乃大拙也論

衡云班叔皮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  
謹援其例自漢至明得若干人錄而傳之以警後世志鑒誠

漢

中行說燕人宦者匈奴老上單于初立文帝遣宗人女翁主爲單  
于闕氏使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  
說旣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  
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所呂強者呂衣食異無印於漢今單  
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十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  
呂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呂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  
之呂視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呂計識史記  
作其人衆畜牧史記作物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  
其詞漢使或訾咲匈奴俗無禮義者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

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疏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顧漢所輸匈奴糴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禾稼耳通鑑十四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說復事之漢書匈奴傳

後魏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遊學為諸生慕容冲以為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魏書列傳皇始二年魏書太祖紀慕容寶走乃歸闕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後為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且國俗敦樸嗜欲寡少不可啟其機心而導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旨上韓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太宗

初表參功勞將軍元屈軍事討吐京叛胡為胡所敗表以先諫止

屈太宗善之賜爵固安子魏書列傳神瑞二年河西饑胡屯聚推白亞

栗斯為盟主號大將軍反於上黨詔表討之魏書太宗紀合表與姚興

洛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魏書列傳表未至通鑑百十七眾廢

栗斯而立劉虎太宗紀表以胡人內自攜貳通鑑百十七有解散之勢遂

不與戍將相聞率眾討之法令不整為胡所敗軍人大被傷殺太

宗深銜之魏書列傳假相州刺史叔孫建安平公督表討虎斬首萬餘

級魏書叔孫建傳及劉裕征姚興兖州刺史尉建聞寇至棄滑臺北走詔

表隨叔孫建屯枋頭魏書列傳泰常七年宋武帝殂北史魏一議取河南

侵地魏書列傳詔假司空奚斤都督前鋒諸軍事表為吳兵將軍廣州

刺史魏書太宗紀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太宗怒其不先畧

地切責之魏書奚斤傳乃南巡為之聲援表等既剋滑臺引師西伐大

破司馬

二字據奚斤傳補

翟廣于土樓

原作王樓今據宋書索虜傳魏書奚斤傳更正

遂圍虎牢

車駕次汲郡

魏書列傳

虎牢守將毛德祖

奚斤傳

與表有舊表有權畧德

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

原作鄭兵鄭兵奚斤將軍號也魏書作晉兵今據通

鑑改云表與之連謀每遣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奚斤奚斤疑

之以告

宋書索虜傳

表本與太史令王亮同營署輕侮亮亮奏表置軍

虎牢東不得便利之地故令賊不時滅太宗雅好術數又積前後

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時年六十四以賊未退祕而不宣初表

與渤海封愷友善後為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為

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固證其罪乃誅封氏表為

人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子軌

魏書列傳

軌字元慶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為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

馬

魏書附公孫表傳

始光四年

魏書世祖紀

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

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

原作獨不探把此從北史

世祖

乃親探金賜之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賜卿者欲顯廉於

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氏王楊玄為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

魏書

附傳軌數立無禮玄懼詣郊受命

北史公孫表附傳

上表請比內藩

魏書氏羌傳

軌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加平南將軍

魏書附傳

神麈三年宋

將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沿河西行

世祖紀

遣其部將姚繼夫濟河攻

冶坂世祖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出為

虎牢鎮將初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

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為之語曰驢無疆弱輔吞自壯衆

共嗤之坐徵還軌既死世祖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

孫軌為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

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

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孽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早亡至今在者吾必族誅

之

魏書附傳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曾祖產產子續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尙書石城太守延和初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世祖甚禮之呼曰李公以爲平西將軍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諡曰襄侯訢母賤爲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子孫矣因識眇之世祖舅平陽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宦達可以女妻之遂勸成婚

魏書列傳

真君五年超爲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

魏書杜超傳

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指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異



衆必爲朕家幹事之臣

魏書列傳

訢器識既美

魏書傳論

聰敏機辯彊記明

察初李靈爲高宗博士諮議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博

士助教世祖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遂除

中書助教博士稍見任用入授高宗經高宗卽位訢以舊恩親寵

遷儀曹尙書領中秘書贈爵扶風公贈其母孫氏爲容城君

魏書列傳

內參機密出入詔命

魏書李順附傳

高宗顧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

能專旣總萬幾温習靡暇是故儒道實有闕焉豈惟予咎抑亦師

傳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者蓋不遺舊也訢免官拜謝出爲使持

節安南將軍相州刺史爲政清簡明於折獄姦盜止息百姓稱之

魏書列傳 天安元年

魏書顯祖紀

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

衣冠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上王府

北史列傳

書奏顯祖從之

魏書列傳

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顯祖紀

以訢治

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民財及商

胡珍寶兵民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

奏聞敷不許魏書列傳皇興四年顯祖紀顯祖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

抵罪魏書列傳時敷弟奕得幸於馮太后帝意已疏之有司以中旨諷

訢告敷兄弟陰事可以得免訢謂其壻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

恩踰同生今在事勸吾為此吾情所不忍每引簪自刺解帶自絞

終不得死且安能知其陰事攸曰何為為人死也有馮闡者先為

敷所敗其家深怨之今詢其弟敷之陰事可得也訢從之又趙郡

范擲具列敷兄弟事狀凡二十餘條通鑑百三十二案二原作有

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罪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

百鞭髡刑配為廝役未幾復為太倉令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擲陳

端北史等計令千里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所在委滯停延歲月

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遠近困敝道路羣譏曰畜聚斂之臣未

若盜臣訢弟左將軍璞

通鑑作瑛考異曰魏典瑛作璞今從魏書然今魏書正作璞未詳何故

謂訢

曰范擿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

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詔諛讒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

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擿訢既寵於顯祖參決

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曲節事之擿以無功起家拜

盧奴令

魏書列傳

時尙書趙黑得幸兩宮與訢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

郎崔鑑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荊州選部監公孫遽

爲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其虧亂選體爭於殿庭顯祖

疑之訢與黑遂爲深隙竟坐黑爲監藏時多所截沒黜爲門士黑

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爲尙書

魏書闕官傳

顯祖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

公

魏書列傳

黑告訢專咨遂出爲徐州刺史

闕官傳

范擿知文明太后忿

訢也又知內外疾之太和元年二月希旨告訢外叛

魏書列傳黑搆成

之闔官

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搦證訢訢

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為此不仁

甚矣搦曰公德於搦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搦今不敢

忍於公平訢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伊貽戚方悔於心何嗟及矣

遂見誅璞字季真

北史作季直

性敦厚多識人物賜爵宜陽侯太常卿

先訢卒諡曰穆

魏書列傳

盧昶字叔達小字師顏范陽涿人青州刺史度世之子學涉經史

早有時譽太和初為太子中舍人兼員外散騎常侍

魏書附盧玄傳十八

年詔使於齊

北史魏紀三

高祖勅副使王清石曰昶是寬柔君子無多

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可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復罷也

魏書附傳

及至彼遇齊明立

北史附盧玄傳

於是高祖南討昶兄淵為別道將

魏書附傳

齊明遂酷遇昶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昶本非骨鯁北史附傳怖懼食

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甯辭氣不屈死於館下通鑑百昶還高祖

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隕卿不能

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何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以辱君父縱不遠

慙蘇武甯不近愧思甯遂見罷黜久之復除彭城王友轉秘書丞

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尙書

魏書附傳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為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

不祇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誠詔書褒

美其意北史附傳轉侍中又兼吏部尙書尋即正仍侍中昶守職而已

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為世宗所寵時論鄙之魏書附傳

號曰饑鷹侍中魏書常山昶與安東將軍邢巒不平御史中尉崔

亮昶之黨也昶令亮糾巒魏書邢巒賂暉得免通鑑目出除鎮東

將軍徐州刺史永平四年琅邪民王萬壽斬梁輔國將軍琅邪東

莞二郡太守以胸山降魏書世宗紀昶遣琅邪戍主傅文驥入城據守

梁將馬仙琕等攻圍文驥詔昶率眾赴之魏書島夷傳昶表此兵九千

賊眾四萬請益兵六千米十萬石詔遣四千人赴之昶既儒生本

少將畧又羊祉子燮為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魏書

附傳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梁昶見城降先走退諸君相尋奔遁遇

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畧江右唯鍾山王英

敗於鍾離昶於朐山失利最為甚焉北史附傳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

至郟城假趙遐節以為軍威魏書趙逸附傳世宗遣黃門甄琛馳驛鑱昶

窮其敗狀免官論坐未幾拜太常卿仍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又

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熙平元年卒於官贈征北將軍冀州

刺史諡曰穆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撫其在徐州戍兵疾親自檢卹

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魏書附傳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麤疎無賴長去來燕恆

之界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自代至秀容因事尔朱榮

榮性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為榮府功曹參軍魏書術藝傳

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卿士北史藝術傳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

亦相率朝於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

免害者數十人魏書列傳時榮既有異圖鑄金為已像數四不成靈助

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魏書尔朱榮傳榮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

靈助曰天穆亦不吉惟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

持遂便愧悔乃迎莊帝北史尔朱榮傳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

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後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幽州刺史又從上黨王天穆討邢杲元顥入洛天穆渡河靈助會

余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

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至矣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

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莊帝詔靈助筮之魏書靈助曰必破

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

史尋兼尙書左僕射北史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邱因率民北

還與都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侯淵傳作韓樓滅之於薊仍釐州務

加車騎大將軍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余朱榮死莊帝幽崩

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能動衆又以余朱有誅滅之兆

靈助遂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爲莊帝舉

義兵靈助馴養大鳥稱爲己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

避世入烏村遂刻甕爲人象畫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之法民

多信之魏書初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余朱兆



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回師禦之爲步蕃所敗

魏書  
朱

兆故靈助昌言余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悉

從之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以普泰元年三月率衆

至博陵之安國城

魏書  
列傳

前廢帝以山東行臺叱列延慶與大都督

侯淵於定州會討

魏書叱列  
延慶傳

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

待變

通鑑百  
五十五

延慶曰劉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甯肯

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詭言西歸靈助必信潛軍往襲一往可

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

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

魏書叱列  
延慶傳

支分其體傳首洛陽初靈助每

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余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之卦成不

吉以手折蓍棄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三月入定州而

齊獻武以明年閏三月破西胡於韓陵山遂滅兆等永熙二年贈